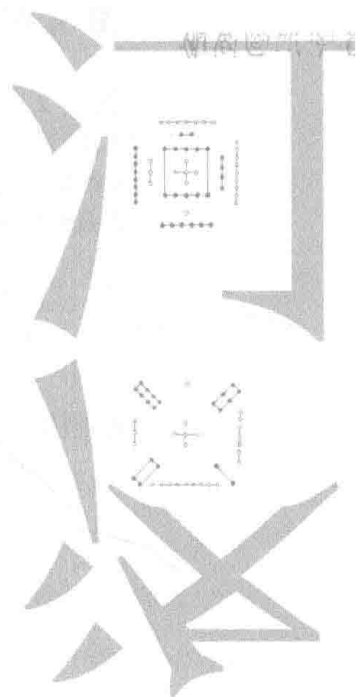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河洛文化与宗教

温玉成等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河洛文化与宗教

温玉成 李晓敏 杨晓塘 杨争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洛文化与宗教 / 温玉成等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 2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5 - 10218 - 7

I. ①河… II. ①温… III. ①宗教文化—概况—河南 IV. ①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721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 450002 电话 : 6578806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5

字数 280 千字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155.00 元

绪 言

河洛宗教是中国古代宗教的一部分。中国上古时代,一直以史官文化与儒家学说为信仰的中心。我们的祖先并没有创造出一种影响世界的宗教,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文化在西域、东北亚及东南亚的传播。但是中国在扩展中,对异域文化和宗教并不排斥,而是采取了兼容并蓄的立场。佛教、火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相继传入,并不同程度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和平的通商和残酷的战争是文化交流的两种形态。

中国佛教史的第一阶段,从东汉明帝“永平求法”到西晋怀帝“永嘉之乱”,共约 250 年,是在以洛阳为中心展开的。产生于印度的佛教文化,是通过大月氏人,经天山南北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的。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则是把伊朗文化、希腊(汉代称“兜勒”)文化与印度文化冶为一炉的。所以,佛教文化的传入,也标志着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伊朗文化及希腊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接受佛教文化之初,就具有强大的吸收力和改造力。“仙佛模式”的创造以及北魏把供奉佛像与祭祀祖先相结合,就是最显著的事例。西晋时,西域城邦诸国佛寺僧人,要受洛阳高僧的指导,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

隋唐时代,佛教文化达到历史高潮。长安与洛阳并为两大中心。禅宗、天台宗、法相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密宗等相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武则天以“弥勒下世”自居影响巨大,她第一次打破了“佛”与“人”的界限。自南北朝起,中国僧人即开始创作佛经,隋唐五代尤甚,往往被斥为“伪经”。依我之见,伪经者,中国僧人与时俱进所创作之经典也。《佛说父母恩重经》、《佛说十王经》等就是这类经典的代表。

金元时代,中国经历了空前的政治变局,思想也从宋代理学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一变局对中国宗教的冲击巨大,僧人万松行秀倡导“冶三教于一炉”,学者李纯甫提出了“孔门禅”。全真道则主张《道德经》《孝经》《心经》并重。人、神(佛)界限更加宽松,重庆大足宝顶出现了毗卢佛头顶柳本尊的造像。中下层民众则创立了代表他们利益的宗教派别,如糠禅(大头陀教)等。

道教创立之初即远离政治中心,主要有北方沿海的“太平道”和成都平原的“五斗米道”。他们建立了自己政教合一的教区(“治”)。寇谦之的道教改革,就是顺应时代,与朝廷合作。李唐帝国追认老子李耳为其远祖,道教获得空前大发展。但道教信仰庞杂,理论疏漏,乃多取佛教而变更之。“三世佛”与“三清”,“救苦观音”与“救苦天尊”,“四大天王”与道教“四大护法神”(天蓬、黑煞、玄武、火铃),皆属此类。道教也融合了一些摩尼教的教义。但是,道教追求的长生不老,炼丹,养生,具有永恒的魅力,故久传而不衰。

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解决不了人们理想上和心灵上的悬念和追求,宗教填补了这个空间。社会的进步也催生着宗教的变革。读一点宗教史,也许是有益之举。它比那些浑浑噩噩成天泡在酒里,乐在闹中,更让人宁静而致远,从容而不迫。

编者

2010年3月4日于北京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原始社会至夏商周时代的河洛宗教概说	1
一、河洛原始社会的自然宗教	1
二、河洛夏商周时代的宗教	3
第二章 秦汉时代的宗教概述	8
一、秦汉神仙方术	8
二、西王母神话	14
三、嵩山神的信仰	16
第三章 东汉至西晋的河洛佛教	19
一、汉明帝“永平求法”	23
二、东汉至西晋的佛教经典翻译及信仰特征	26
(一) 东汉译经	27
(二) 三国译经	30
(三) 西晋译经	32
三、信仰特征	33
第四章 十六国至北朝的河洛佛教	36
一、佛图澄及其影响	36
二、跋陀、菩提达摩与少林寺	40
(一) 跋陀开创	40
(二) 菩提达摩	43

(三) 菩提达摩的葬地	47
(四) 《洛阳伽蓝记》的少林寺之谜	51
三、北魏后期洛阳佛教的繁盛	52
(一) 北魏皇室崇佛	53
(二) 北魏后期洛阳的寺院	55
(三) 洛阳民众的佛教生活	61
四、北周武帝灭佛及其影响	63
第五章 隋唐时代的河洛佛教	68
一、隋代河洛佛教、隋唐洛阳寺院	70
(一) 隋代佛教	70
(二) 龙门十寺	74
(三) 隋唐时期的少林寺	85
(四) 隋唐时期的白马寺	88
二、玄奘、义净、惠超的西行求法	90
(一) 玄奘	90
(二) 义净	96
(三) 惠超	101
三、河洛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	104
(一) 与印度的佛教交流	105
(二) 与新罗、日本的佛教交流	106
(三) 龙门石窟与中外文化交流	109
第六章 源于河洛的佛教宗派	113
一、禅宗、天台宗、华严宗与河洛	113
(一) 禅宗与河洛	113
(二) 天台宗与河洛	121
(三) 华严宗与河洛	126
二、密宗与河洛	129
(一) 密宗的早期传播	129
(二) 开元三大士	130

(三)龙门石窟最早的密教雕刻	131
三、律宗与河洛	134
(一)律宗的创立	134
(二)洛阳大福先寺	135
第七章 宋金元时期的河洛佛教	139
一、宋金元时期的白马寺	139
(一)宋代的白马寺	139
(二)龙川和尚与元代白马寺	140
二、宋金元时期的少林寺	146
(一)宋代少林寺	146
(二)金代少林寺	147
(三)孔门禅	152
(四)元代少林寺	155
第八章 明清时期的河洛佛教	160
一、明清的白马寺与少林寺	160
(一)明清白马寺	161
(二)明代少林寺	162
(三)清代少林寺	167
二、明清伏牛山诸寺	171
(一)伏牛山云岩寺的相关资料	172
(二)关于瀍水、汝水、伏牛山及曼氏方国	173
(三)自在禅师创设伏牛山云岩寺	175
(四)唐末、五代、宋、金、元时代的伏牛山	176
(五)明代伏牛山诸寺的复兴	176
(六)李自成在伏牛山	180
三、巩县青龙山慈云寺	181
(一)关于青龙山的原名	182
(二)关于“释源白马寺”问题	182
(三)关于南宗觉顺和尚	183

(四) 慈云寺与少林寺的关系	185
第九章 河洛宗教艺术	186
一、“仙佛模式”的提出	186
(一) 关于东汉有佛像的文献	187
(二) 永元五年的老子浮屠铜镜	189
(三) 青海省平安县的早期佛教造像	192
(四) 沂南画像石墓中佛教图像之再考察	194
(五) 孔望山摩崖造像之再考察	196
(六) 用“仙佛模式”考察日本的佛兽镜	198
(七) 用“仙佛模式”论说钱树老君	202
二、北魏佛教艺术的兴盛	215
(一) 龙门石窟	215
(二) 巩县石窟寺	217
(三) 永宁寺	223
三、隋唐佛教艺术的辉煌	224
(一) 龙门石窟	224
(二) 安阳宝山灵泉寺石窟	231
第十章 北朝的道教革新	235
一、革新预期的河洛道教	235
二、河洛道教革新	237
(一) 葛洪	237
(二) 寇谦之	237
(三) 陶弘景	242
第十一章 隋唐时期的河洛道教	244
一、隋唐时期的河洛道教综述	244
(一) 隋代道教	244
(二) 唐代道教	247
二、王远知与潘师正	263
(一) 王远知	263

(二) 潘师正	264
三、武则天与河洛道教	266
四、吕洞宾的史实与传说	273
(一) 吕洞宾的史实	273
(二) 吕洞宾的传说	275
第十二章 宋金元时期的河洛道教	279
一、宋金元时期的河洛道教	279
二、河洛全真教	281
(一) 谭处端	281
(二) 刘处玄	282
(三) 孙伯英	283
(四) 孙仙姑	284
(五) 丘处机	285
第十三章 明清时期河洛的主要道观	291
(一) 上清宫	291
(二) 吕祖庵	292
(三) 祖师庙	293
(四) 河南府城隍庙	293
(五) 洞真观	294
(六) 济渎庙	295
(七) 中岳庙	297
(八) 关林	298
第十四章 河洛的景教、袄教与摩尼教	300
一、河洛景教	300
二、河洛袄教	304
三、河洛摩尼教	305
附录 河洛宗教大事年表	310

第一章 原始社会至夏商周时代的 河洛宗教概说

河洛地区是指黄河中游嵩山地区及洛水流域(包括伊、洛、涧、灃诸水),曾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洛阳伊川穆店村、凯旋路东段、北窑村先后发现的旧石器遗存,大约距今3万~10万年;在洛阳地区偃师、巩义、登封先后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大约距今8000年;距今5000~6000年的仰韶文化,是以洛阳西澠池县仰韶村的发现命名的,至今洛阳地区已发现同类型的文化遗址100多处。^①司马迁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由原始部落而裴李岗文化,而仰韶文化,而夏商周三代文化。河洛文化作为原初文化之一,汇集各地邦国文化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王国文化。“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初期的青铜何尊铭文中,指的就是河洛一带。在此基础生发的宗教萌芽,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一、河洛原始社会的自然宗教

在人类原始社会中宗教的最初表现形式即是万物有灵论、拜物教等自然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

^① 张森水等:《洛阳首次发现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2年1卷第2期。

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①

洛阳一带最古的原始居民是从甘肃、陕西两省交界的黄土高原上迁来的姜姓的炎帝族和土著的东夷族。《诗经·大雅·崧高》云：“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甫和申都是姜姓小国，自认出于嵩山。

混合华夏和东夷文化的氏族是高阳氏，它的首领是帝颛顼。帝颛顼是一位大胆改革的宗教主，他“使南正重以司天，火正黎以司地”，从而有了专职的巫覡。

《山海经》中所讲的“帝”，全是指天上的大神。中次二经群神往来之处，从伊水发源处的西边起，东过洛水的南边，再东为泰室、少室两山，即今嵩山，最东到密县的大隗山。中次三经里面有青要之山(新安县境内)为“帝之密都”，是群神秘密往来的地方。中次七经所记的山有群神下棋的地方(“帝台之棋”，在休与之山，在今灵宝县境内)，有群神宴饮的地方(“觞百神”在鼓钟之山，在今嵩县东北)，有群神暂时休息之树(“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在少室之山，今登封境内)。

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约与氏族公社同时发生。洛阳古称雒阳，雒，从佳各声，据《尔雅》，雒，忌欺也。由此推想，上古时代洛阳一带居住的氏族可能是以忌欺鸟为图腾。忌欺是一种什么鸟呢？或曰怪鸱，或曰钩雒鸱。雒阳改为洛阳始自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郗子说，少皞氏“纪于鸟”，换言之，少皞是以鸟类为图腾的，古代雒阳或许是少皞的一个民族。少皞族原是东夷，后来与东下的黄帝、炎帝合作。

《国语·周语》说：夏之兴也，祝融降于崇(同嵩)山，魃称崇伯。魃是嵩山一带的部落酋长。

据《史记·封禅书》引《尚书》，“舜在璇玑玉衡”，对五岳五载一巡狩。舜死以后，“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登封告城镇)”^②魃及其子禹，都是治理洪水的专家。《尧典》说：帝尧忧虑洪水泛滥，问大家谁可以治水。大家公推魃，可是“九载绩用弗成”。因为他用的是共工氏治水的老办法，把高地方铲平，把低地方填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5页。

② 孟子：《孟子·万章篇》。

和今天筑堤坝一样。鯀治水失败,被逐远出。大禹被举治水,他考察河道,采用大规模疏导,使水畅游的办法,终于取得成功。大禹凿龙门的传说可能发生于伊阙。

禹聚于塗山氏,生子啟,塗山氏化为石^①,这可能表明石头是塗山氏的图腾崇拜。鯀和禹都被推选为部落大酋长,大酋长有权祭天、巡狩、处罚有罪的酋长和率众攻击敌对的部落。

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洛阳的原始社会遗物十分丰富。在澠池、陕县、灵宝等地都发现了相当于中国猿人时代的石制工具。大约距今六七千年前,黄河流域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洛阳的涧水沿岸和涧西的周山脚下,已有人类居住的原始村落。近年发现的三十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则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阶段。洛阳发现的数十处夏文化遗址中最典型的有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和洛阳南郊的矧李遗址。有的学者认为二里头可能是夏都斟鄩。而登封告成遗址则是禹都阳城。

从考古学的遗迹、遗物来论证原始社会宗教的文章,尚极少见,这是有待今后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河洛夏商周时代的宗教

夏朝的最后的国王是帝履癸(桀),他居于洛阳,是一个暴君。商的兴盛,是天乙(汤)时代的事。汤从商丘徙居亳(山东曹县),作灭夏的准备。商汤灭夏,回到亳都,自称武王。商的前期,过着游牧生活,盘庚迁殷,才把国都固定下来。

1959年发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代文化遗存。遗址中的一号宫殿,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北部有雄伟的殿堂,中间为宽广的庭院,四周有环绕的廊庑,南面有壮观的大门,布局谨严、主次分明。值得注意的是殿堂附近及庭院中发现一些灰坑,里面有四副人骨架,一副兽骨,可能是举行某种仪式的“祭祀坑”,从而推断此处殿堂可能是王室的宗庙建筑。该遗址中的二号

^① 屈原:《天问》,王逸注引《淮南子》。

宫殿在一号东北 150 米,形制略小,其北有座同时的大墓,由此推测二号宫殿也可能是宗庙建筑。这种建筑正式名称应叫“世室”,或可名“重屋”,也就是周人所谓的“明堂”、鲁之所谓“大庙”、郑之所谓“大宫”。古代的宗庙不仅是统治者供奉其祖宗的庙宇,而且是最重要的行政场所,如国家的大典、隆重的祭祀,每月的告朔听政、外交上的会盟、军事上的出师援兵、献捷、献俘等均在宗庙举行,宗庙成为政权的象征。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二里头遗址既然有宗庙,就应该是一个都城。可能是最早的雒邑。^①

夏王朝的宗教已经不是原始社会的自然宗教而是奴隶社会的宗教。《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论语泰伯》说:大禹“致孝乎鬼神”。二里头遗址灰坑中出土了一片刻有“鱼”字的骨片,是否此时已有占卜尚无定论。夏朝末期的帝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②,诸侯叛夏,至夏桀,暴虐无道,不久夏亡。

1983 年春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南北长 1700 余米,东西宽 740~1215 米),北据邙岭,南邻河,规模宏大,许多学者认为这就是商汤灭夏所都的“西亳”^③。在南部有三座建筑遗址,正中一处基址旁有大型祭坛,祭坛前面有几处台阶可供上下。古人祭天,在里外除草扫地而祭叫做“墀”(音善),后来封土而祭叫做“坛”。

《吕氏春秋·顺民篇》记述了一则商汤祷雨的故事: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予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

在商代人们的幻想中,他们深信,在宇宙间有个主宰一切的天神——“上帝”。上帝有一个以日月风雨等为臣工的帝廷,协助统治一切。他以自己的好恶,发号施令,称作“天命”。专门与神交通的是“巫”、“祝”,国王也是巫祝的首领。^④ 所以遇于大旱,汤以身为牺牲而祈祷于社。商人迷信鬼神,国王事无大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院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 年 4 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 年 3 期。

② 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③ 赵芝荃、徐殿魁:《河南偃师商城西亳说》,《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 年 2 月。

④ 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第五章第一节,三联书店 1963 年版。

小,都要占卜,请鬼神指导,仅祭祀而言,就有乡(伐鼓而祭)、翌(舞羽而祭)、祭(献酒肉而祭)等等。^①《尚书·洪范篇》,据说是周朝史官箕子的殷商政治文化的纲要。《洪范篇》说:你(国王)有大疑难的事,自己先想想,再和卿士商量,和庶民商量,和卜筮商量。卜筮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周代尊礼敬天,畏敬鬼神但不亲近鬼神。周人思想的中心是敬天保民。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载着文王木主去伐商纣王。两年后,周武王病死,周成王年幼,周武王的同母弟周公姬旦摄王位。周公欲迁殷顽民于洛阳,先把他们迁至大伾黎水傍,用占卜来减少其阻力。《尚书·洛诰》说:“予惟乙卯朝至洛师。我卜河朔黎水(《孔传》:“不吉”),我乃卜涧水东,灋水西(即“王城”所在,周师驻此),惟洛食。我又卜灋水东(即“成周”所在,殷顽民迁于此),亦惟洛食。”

周公摄行王政七年,这位大政治家本周旧制,参酌殷礼,制定了周朝的重要制度,这就是周公制礼作乐。制礼作乐中与宗教有关者是立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定祭法、立明堂。天子祭天地,一年九祭,三祭昊天,六祭五方。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周人祀稷神。稷神传为厉山氏之子,名柱,善植五穀(稻、粱、菽、麻、麦)。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周室衰微,号令不行,政由方伯。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开始有地方约六百里,后来分赐立功诸侯或被侵夺,天子自有的土地和民人,实在所存无几。但在名义上,东周天子仍然保持“天下宗主”的地位,并且洛邑仍然是文化的中心。

《左传》桓公六年,季梁对隋侯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令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僖公十九年,司马子鱼评论宋公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饗之?”庄公三十二年,史嚭评论虢公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东周人认为神有三类,一类是大自然界中的天、日、月、星、辰、名山大川(兴云致雨)乃至虎、猫;另一类是有关日常生活的(堂屋)、门、行(道路)、户、灶等;第三类是为民的英雄,如神农、稷神(周弃)、后土(社神)、帝喾(观天象、造历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章第一节,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法)、尧、舜、鲧、禹、黄帝、颛顼、契、冥、汤、周文王、周武王等。

这众多的神中最高的神是天或称皇天上帝,表现天意的则是命。无功的古人称为鬼,只许他们自己的子孙祭祀,“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①。及至东周之末,战事频繁,荣辱瞬变。人的祸福不尽系之苍天,这是明显的现实。所以人们对彼苍天愈益迷惘。像荀子这样的大思想家在《天论篇》中则论证人虽不能改变天常,人却可以顺应天常而自求多福,结语之中有人定胜天之意。当然,作为多数人们却仍然迷信天、命、鬼、神的存在,统治者仍然在实行愚民的政策,提倡卜筮祭祀。白鹤氏族战胜鲧鱼氏族后,当白鹤氏族酋长去世时,为纪念他的功勋,专门给他烧制“鹤鸟衔鱼及大石斧”陶缸作为葬具,用以显示酋长的身份和权威。

春秋战国时代,天子式微,诸侯崛起。因之,唯一的上帝,分裂为天下“五帝”,黄帝居中,东方青帝,西方白帝,南方赤帝,北方黑帝。又有后土、勾芒、祝融、蓐收、玄冥为五帝的辅佐。周人还有源自土地崇拜的社神、稷神;日月星辰崇拜;气象崇拜(风神、雨神、云神、雷神等);山川水火崇拜;等等。沟通人神之间的是巫覡,他们有可以招神、招魂、引魂升天等巫术;甚至可以诅咒、避兵。占卜也是商周社会的重要活动,包括星占、龟卜、筮占、相术等等。

总之,春秋战国时代,是世界上宗教诞生的时代。两河流域的古犹太教,古波斯的祆教,古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等已形成完整的宗教体系。但是在中国,虽然延续了远古的众多信仰,却没有形成一种宗教体系。因此中国的儒家信仰没能延伸到西域、西伯利亚、中南半岛诸国,在一定的意义上讲,限制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因为上古各族人民是需要宗教来加以教化的。

伴随着封建化的过程,在战国时代,燕齐一带出现了神仙方术。通神仙而有长生不死的仙方就是这类方士的“本领”。战国末期,方士和巫师采取齐人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变成神仙家,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战国时代祭祀的诸神,据屈原的《九歌》,知楚国祭祀的有日神(“东君”)、云神(“云中君”)、司命运之神(“大司命”与“少司命”)、湘水男神(“湘君”)、湘水女神(“湘夫人”)、黄河神

^① 《礼记·典礼》。

(“河伯”)、巫山女神(“山鬼”)等^①。而《国殇》一篇则祭祀阵亡将士。所有这些神,都由国家祭祀,人民无权祭祀。《九歌》中诸神,除湘君、湘夫人及山鬼外,也应是东周各国祭祀之神。洛阳一带人民自然也祭祀洛神。

^① 孙祚云:《九歌山鬼考》,《清华学报》11卷第4期。